

卷第四百九十二 雜傳記九

靈應傳

靈應傳

涇州之東二十里，有故薛舉城，城之隅有善女湫，廣袤數里，蒹葭叢翠，古木蕭疏，其水湛然而碧，莫有測其淺深者，水族靈怪，往往見焉，鄉人立祠於旁，曰「九娘子神」，歲之水旱祲禳，皆得祈請焉，又州之西二百餘里，朝那鎮之北，有湫神因地而名，曰「朝那神」。其胎靈靈應，則居善女之右矣，乾符五年，節度使周寶在鎮日，自仲夏之初。數數有雲氣，狀如奇峰者，如美女者，如鼠如虎者，由二湫而興，至於激迅風，震雷電，發屋拔樹，數刻而止。傷人害稼，其數甚多。寶責躬勵己，謂為政之未敷，致陰靈之所譴也。至六月五日，府中視事之暇，昏然思寐，因解巾就枕。寢猶未熟，見一武士冠鍔被鎧，持鉞而立於階下，曰：「有女客在門，欲申參謁，故先聽命。」寶曰：「爾為誰乎？」曰：「某即君之閻者，效役有年矣。」寶將詰其由，已見二青衣歷階而升，長跪於前曰：「九娘子自郊墅特來告謁，故先使下執事致命於明公。」寶曰：「九娘子非吾通家親戚，安敢造次相面乎？」言猶未終，而見祥雲細雨，異香襲人。俄有一婦人，年可十七八，衣裙素淡，容質窈窕，憑空而下，立庭廡之間。容儀綽約，有絕世之貌。侍者十餘輩，皆服飾鮮潔，有如妃主之儀。顧步徊翔，漸及臥所。寶將少避之，以候期意。侍者趨進而言曰：「貴主以君之高義，可申誠信之托，故將冤抑之懷，訴諸明公。明公忍不救其急難乎？」寶遂命升階相見，賓主之禮，頗甚肅恭。登榻而坐，祥煙四合，紫氣充庭，斂態低鬟，若有憂感之貌。寶命酌醴設饌，厚禮以待之。俄而斂袂離席，逡巡而言曰：「妾以寓止郊園，綿歷多祀，醉酒飽德，蒙惠誠深。雖以孤枕寒床，甘心沒齒，菴嫠有托，負荷逾多。但以顯晦殊途，行止乖互。今乃迫於情禮，豈暇緘藏？倘鑒幽情，當敢披露。」寶曰：「願聞其說。所冀識其宗係，苟可展分，安敢以幽顯為辭？君子殺身以成仁，狗其毅烈；蹈赴湯火，旁雪不平，乃寶之志也。」對曰：「妾家世會稽之鄞縣，卜築於東海之潭，桑榆墳隴，百有餘代。其後遭世不造，瞰室貽災，五百人皆遭庚氏焚炙之禍。纂紹幾絕，不忍戴天，潛遁幽岩，沈冤莫雪。至梁天監中，武帝好奇，召人通龍宮，入枯桑島，以燒燕奇味，結好於洞庭君寶藏主第七女，以求異寶。尋聞家仇庾毗羅，自鄞縣白水郎，棄官解印，欲承命請行，陰懷不道。因使得入龍宮，假以求貨，覆吾宗嗣，賴杰公敏鑒，知渠挾私請行，欲肆無辜之害，慮其反貽伊戚，辱君之命。言於武帝，武帝遂止，乃令合浦郡落黎縣歐越羅子春代行。妾之先宗，羞共戴天，慮其後患，乃率其族，韜光滅跡，易姓變名，避仇於新平真寧縣安村。披榛鑿穴，築室於茲，先人弊廬，殆成胡越。今三世卜居，先為靈應君，尋受封應聖侯；後以陰靈普濟，功德及民，又封普濟王，威德臨人，為世所重。妾即王之第九女也，笄年配於象郡石龍之少子。良人以世襲猛烈，血氣方剛，憲法不拘，嚴父不禁，殘虐視事，禮教蔑聞。未及期年，果貽天譴，覆宗絕嗣，削跡除名。唯妾一身，僅以獲免，父母抑遣再行，妾終違命。王侯致聘，接軫交轅，誠願既堅，遂欲自剄。父母怒其剛烈，遂遣屏居於茲土之別邑，音問不通，於今三紀。雖慈顏未復，溫清久違，離群索居，甚為得志。近年為朝那小龍，以季弟未婚，潛行禮聘，甘言厚幣，峻阻復來。滅性毀形，殆將不可。朝那遂通好於家君，欲成其事，遂使其季弟權徙居於王畿之西，將質於我王，以成姻好。家君知妾之不可奪，乃令朝那縱兵相逼。妾亦率其家僮五十餘人，付以兵仗，逆戰郊原，眾寡不敵，三戰三北，師徒倦弊，犄角無怙。將欲收拾餘燼，背城借一，而慮晉陽水急，台城火災。一旦攻下，為頑童所辱，縱沒於泉下，無面石氏之子。故《詩》云：泛彼柏舟，在彼中河。髮彼兩髦，實維我儀。之死矢靡他。母也天只！不諒人只！此衛世子孀婦自誓之詞。又云：誰謂鼠無牙，何以穿我墉？誰謂女無家，何以速我訟？雖速我訟，亦不女從。此邵伯聽訟，衰亂之俗微。（「微」原作「興」，據陳校本改。）貞信之教興，（「興」原作「微」，據陳校本改。）強暴之男，不能侵凌貞女也。今則公之教，可以精通顯晦，（「晦」字原缺，據明抄本補。）貽范古今。貞信之教，故不為姬奭之下者。幸以君之餘力，少假兵鋒，挫彼凶狂，存其鰥寡。成賤妾終天之誓，彰明公赴難之心。輒具志誠，幸無見阻。」寶心雖許之，訝其辨博，欲拒以他事，以觀其詞，乃曰：「邊徼事繁，煙塵在望，朝廷以西郵陷虜，蕪沒者三十餘州。將議舉戈，復其土壤，曉夕恭命，不敢自安。匪夕伊朝，前茅即舉。空多憤悱，未暇承命。」對曰：「昔者楚昭王以方城為城，漢水為池，盡有荆蠻之地。籍父兄之資，強國外連，三良內助。而吳兵一舉，鳥迸雲奔，不暇嬰城，迫於走兔，寶玉遷徙，宗社凌夷，萬乘之靈，不能庇先王之朽骨。至申胥乞師於嬴氏，血淚污於秦庭，七日長號，晝夜靡息。秦伯憫其禍敗，竟為出師，復楚退吳，僅存亡國。況芊氏為春秋之強國，申胥乃衰楚之大夫，而以矢盡兵窮，委身折節，肝腦塗地，感動於強秦。矧妾一女子，父母斥其孤貞，狂童凌其寡弱，綴旒之急，安得不少動仁人之心乎？」寶曰：「九娘子靈宗異派，呼吸風雲，蠢爾黎元，固在掌握。又焉得示弱於世俗之人，而自困如是者哉？」對曰：「妾家族望，海內咸知。只如彭蠡洞庭，皆外祖也；陵水羅水，皆中表也。內外昆季，百有餘人，散居吳越之間，各分地土。咸京八水，半是宗親。若以遣一介之使，飛咫尺之書，告彭蠡洞庭，召陵水羅水，率維揚之輕銳，徵八水之鷹揚。然後檄馮夷，說巨靈，鼓子胥之波濤，混陽侯之鬼怪，鞭驅列缺，指揮豐隆，扇疾風，翻暴浪，百道俱進，六師鼓行，一戰而成功。則朝那一鱗，立為齏粉；涇城千里，坐變污瀆。言下可觀，安敢謬矣。頃者涇陽君與洞庭外祖，世為姻戚。後以琴瑟不調，棄擲少婦，遭錢塘之一怒，傷生害稼，懷山襄陵，涇水窮鱗。尋斃外祖之牙齒，今涇上車輪馬跡猶在，史傳具存，固非謬也。妾又以夫族得罪於天，未蒙上帝昭雪，所以銷聲避影，而自困如是。君若不悉誠款，終以多事為詞，則向者之言，不敢避上帝之責也。」寶遂許諾，卒爵撤饌，再拜而去。寶及晡方寤，耳聞目覽，恍然如在。翼日，遂遣兵士一千五百人，戍於湫廟之側。是月七日，雞初鳴，寶將晨興，疏牖尚暗。忽於帳前有一人，經行於帷幌之間，有若侍巾櫛者。呼之命燭，竟無酬對，遂厲而叱之。乃言曰：「幽明有隔，幸不以燈燭見迫也。」寶潛知異，乃屏氣息音，徐謂之曰：「得非九娘子乎？」對曰：「某即九娘子之執事者也。昨日蒙君假以師徒，救其危患，但以幽顯事別，不能驅策。苟能存其始約，幸再思之。」俄而紗窗漸白，注目視之，悄無所見。寶良久思之，方達其義。遂呼吏，命按兵籍，選亡沒者名，得馬軍五百人，步卒一千五百人。數內選押衙孟遠，充行營都虞候。牒送善女湫神。是月十一日，抽回戍廟之卒。見於廳事之前，轉旋之際，有一甲士仆地，口動目瞬，問無所應，亦不似暴卒者。遂置於廊廡之間，天明方悟。遂使人詰之，對曰：「某初見一人，衣青袍，自東而來，相見甚有禮。謂某曰：貴主蒙相公莫大之恩，拯其焚溺，然亦未盡誠款。假爾明敏，再通幽情，幸無辭免也。某急以他詞拒之，遂以袂相牽，惘然顛仆。但覺與青衣者繼踵偕行，俄至其廟，促呼連步，至於帷薄之前。見貴主謂某云：昨蒙相公憫念孤危，俾爾戍於弊邑。往返途路，得無勞苦。某曰：某即九娘子之執事者也。昨日蒙君假以師徒，救其危患，但以幽顯事別，不能驅策。苟能存其始約，幸再思之。」

借兵師，深愜誠願。觀其士馬精強，衣甲銛利，然都虞候孟遠，才輕位下，甚無機略。今月九日，有游軍三千餘，來掠我近郊。遂令孟遠領新到將士，邀擊於平原之上，設伏不密，反為彼軍所敗。甚思一權謀之將，俾爾速歸，達我情素。言訖，拜辭而出，昏然似醉，餘無所知矣。」寶驗其說，與夢相符。意欲質前事，遂差制勝關使鄭承符以代孟遠。是月三日晚，衙於後球場，瀝酒焚香，牒請九娘子神收管。至十六日，制勝關申云：「今月十三日夜，三更已來，關使暴卒。」寶驚歎息，使人馳視之，至則果卒，唯心背不冷。暑月停屍，亦不敗壞。其家甚異之。忽一夜，陰風慘冽，吹砂走石，發屋拔樹，禾苗盡偃，及曉而止。雲霧四布，連夕不解。至暮，有迅雷一聲，划如天裂。承符忽呻吟數息，其家剖棺視之，良久復甦。是夕，親鄰咸聚，悲喜相仍。信宿如故，家人詰其由，乃曰：「餘初見一人，衣紫綬，乘驪駒，從者十餘人，至門下馬，命吾相見。揖讓周旋，手捧一牒授吾云：「貴主得吹塵之夢，知君負命世之才，欲遵南陽故事，思殄邦仇。使下臣持茲禮幣，聊展敬於君子。而冀再康國步，幸不以三顧為勞也。餘不暇他辭，唯稱不敢。酬酢之際，已見聘幣羅於階下，鞍馬器甲錦彩服玩橐鞬之屬，咸布列於庭。吾辭不獲免，遂再拜受之。即相促登車，所乘馬異常駿偉，裝飾鮮潔，僕御整肅。倏忽行百餘里，有甲馬三百騎已來，迎候驅殿。有大將軍之行李，餘亦頗以為得志。指顧間，望見一大城，其雉堞穹崇，溝洫深濬，餘惚恍不知所自。俄於郊外，備帳樂，設享。宴罷入城，觀者如堵，傳呼小吏，交錯其間，所經之門，不記重數。及至一處，如有公署，左右使餘下馬易衣，趨見貴主。貴主使人傳命，請以賓主之禮見。餘自謂既受公文器甲臨戎之具，即是臣也，遂堅辭，具戎服入見。貴主使人覆命，請去橐鞬，賓主之間，降殺可也。餘遂舍器仗而趨入，見貴主坐於廳上，餘拜謁，一如君臣之禮。拜訖，連呼登階，餘乃再拜，升自西階。見紅妝翠眉，蟠龍髻鳳而侍立者，數十餘輩；彈弦握管，花異服而執役者，又數十輩；腰金拖紫，曳組攢簪而趨隅者，又非止一人也；輕裘大帶，白玉橫腰，而森羅於階下者，其數甚多。次命女客五六人，各有侍者十數輩，差肩接跡，累累而進。餘亦低視長揖，不敢施拜。坐定，有大校數人，皆令預坐，舉酒（「酒」字原缺，據明抄本補）進樂。酒至貴主，斂袂舉觴，將欲興詞，敘向來徵聘之意。俄聞烽燧四起，叫噪喧呼云：朝那賊步騎數萬人，今日平明，攻破堡寨，尋已入界。數道齊進，煙火不絕，請發兵救應。侍坐者相顧失色，諸女不及敘別，狼狽而散。及諸校降階拜謝，佇立聽命。貴主臨軒謂余曰：吾受相公非常之急，憫其孤莖，繼發師徒，拯其患難。然以車甲不利，權略是思。今不棄弊陋，所以命將軍者，正為此危急也。幸不以幽僻為辭，少匡不迨。遂別賜戰馬二疋，黃金甲一副，旌旗旄鉞，珍寶器用，充庭溢目，不可勝計。采女二人，給以兵符，錫賚甚豐。餘拜捧而出，傳呼諸將，指揮部伍，內外響應。是夜出城，相次探報，皆雲，賊勢漸雄。餘素諳其山川地裡，形勢孤虛，遂引軍夜出。去城百餘里，分佈要害，明懸賞罰，號令三軍，設三伏以待之。遲明，排布已畢。賊汰其前功，頗甚輕進，猶謂孟遠之統眾也。餘自引輕騎，登高視之，見煙塵四合，行陣整肅。餘先使輕兵搦戰，示弱以誘之。接以短兵，且戰且行。金革之聲，天裂地坼。餘引兵詐北，彼亦盡銳前趨，鼓噪一聲，伏兵盡起，千里轉戰，四面夾攻。彼軍敗績，死者如麻，再戰再奔，朝那狡童，漏刃而去，從亡之卒，不過十餘人。餘選健馬三十騎追之，果生置於麾下。由是血肉染草木，脂膏潤原野，腥穢蕩空，戈甲山積。賊帥以輕車馳送於貴主，貴主登平朔樓受之。舉國士民，咸來會集，引於樓前，以禮責問，唯稱死罪，竟絕他詞。遂令押赴都市腰斬。臨刑，有一使乘傳，來自王所，持急詔，令促赦之。曰：朝那之罪，吾之罪也，汝可赦之，以輕吾過。貴主以父母再通音問，喜不自勝，謂諸將曰：朝那妄動，即父之命也；今使赦之，亦父之命也。昔吾違命，乃貞節也；今若又違，是不祥也。遂命解轉，使單騎送歸，未及朝那，已羞而卒於路。餘以克敵之功，大被寵錫，尋備禮拜平難大將軍，食朔方一萬三千戶。別賜第宅，輿馬寶器，衣服婢僕，園林邸第，旌纛鎧甲。次及諸將，賞賚有差。明日大宴，預坐者不過五六人，前者六七女皆來侍坐，風姿豔態，愈更動人。竟夕酣飲，甚歡。酒至貴主，捧觴而言曰：妾之不幸，少處空閨，天賦孤貞。不從嚴父之命，屏居於此三紀矣。蓬首灰心，未得其死。鄰童迫脅，幾至顛危。若非相公之殊恩，將軍之威武，則息國不言之婦，及為朝那之囚耳。永言斯惠，終天不忘。遂以七寶鍾酌酒，使人持送鄭將軍。餘因避席，再拜而飲。餘自是頗動歸心，詞理懇切，遂許給假一月，宴罷出。明日，辭謝訖，擁其麾下三十餘人返於來路，所經之處，聞雞犬，頗甚酸辛。俄頃到家，見家人聚泣，靈帳儼然。麾下人，令餘促入棺縫之中，餘欲前，而為左右所聳。俄聞震雷一聲，醒然而悟。」承符自此不事家產，唯以後事付妻孥。果經一月，無疾而終。其初欲暴卒時，告其所親曰：「餘本機鈴入用，效節戎行。雖奇功蔑聞，而薄效粗立。洎遭釁累，謫謫於茲，平生志氣，鬱而未申。丈夫終當扇長風，摧巨浪，摧（「摧」字原闕，據明抄本補。）太山以壓卵，決東海以沃螢。奮其鷹犬之心，為人雪不平之事。吾朝夕當有所受，與子分襟，固不久矣。」其月十三日，有人自薛舉城，晨發十餘里，天初平曉，忽見前有車塵競起，旌旗煥赫，甲馬數百人，中擁一人，氣概洋洋然。逼而視之，鄭承符也。此人驚訝移時，因佇於路左，見瞥如風雲，抵善女湫。俄頃，悄無所見。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